



隆按此傳以御史大夫四字聯絡張周趙任申屠五人總是一篇文字與酷吏傳同體又按蒼傳仍史記文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方書。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柱下方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有

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

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鉏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

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

劉放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隆按更以列侯為主計是細是時以下詳蒼所

以得為主計之故是目又按蒼迺自秦時一段應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隆按昌傳本史此文而稍益損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

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今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

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

之

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

公以昌為職志。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職同音式異反。苛

為客。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

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

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

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苛。漢

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

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

奏事。孟康曰以上宴時入奏事。師古曰燕謂安閑之居也。高帝方擁戚姬。師古曰擁

隆按蕭曹等卑下之伏後案

盧舜治曰擁威
姬騎昌項史氏
不為少諱總見
昌之木強敢言
用

隆按年十歲句
為後趙王年少
張本
又按將璽上史
記有年少二字

為下文張本

隆按昌即堅忍
伉直然期期無
長語何以必其
能感動太后而
托以保護趙王

抱也。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

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

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

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為人吃。師古曰：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

重言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

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

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

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

音房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

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

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

陛下獨為趙王置賢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

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

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

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

也耶空之被徵
謁太后史氏不
載昌一言雖謝
病三歲薨愧荀
息矣
隆按兩私憂應
上心不樂非公
無可者應上兩
可字

隆按因叙昌代
苛堯代昌遂為
附兩人事于傳
云
又按班史補昌
曰一段才見不
負高祖之托
屬舜治曰一不

奉詔也前能止
高帝之不廢太
子後不能保呂
后之不召趙王
昌竟無它苛抱
期期以死耳

隆按敖傳仍史
記文

固欲煩公師古曰必也公彊為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
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為左遷然吾私憂趙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
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
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
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
令主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
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

王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廼使使召趙相相至
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遷
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曰悼侯傳子
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
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曰畫謂畫
策令周昌為相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

董書卷四十二 任敖 四

隆按至此復接前傳叙張蒼了案體奇甚

隆按蒼為計相時一段本前傳以列侯為計相可而詳言之重

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平陽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

應篇首好書律歷二句

隆按至此猶次蒼德王陵一段應前傳文字細審如此

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之說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歷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賢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

隆按結尾句與首相應

次也音直戀反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龍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德漢土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師古曰蒼有所保舉而其人為中候之官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每就飲之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隆按嘉傳仍史記文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擘音布麥及從高帝

擊項籍遷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從擊黥布為都尉

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

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又念不

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乃以御

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

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

胡績宗曰通戲
毀下而嘉欲斬
之當矣夫何謂
帝曰陛下幸愛
臣云嗚呼既
欲執法誅臣以
正不恭之罪又
欲啓君濫賞以
開寵幸之門屠
嘉此言則失之
矣
楊維禎曰嘉蹶
張武卒耳非有
夙望著名也而
坐抑節通之事
連珠有大臣風
節本其爲人庶
直不受私請故
所立如此否則
馭近習人亦難

哉孔光張禹輩
視此可以媿矣

何孟春曰嘉之
爲相也鄧通戲
殿上文帝則聽
其檄召內史鼂
錯穿宗廟垣而
景帝不容其問
然則嘉之能遂
其職于前而無
偏心負氣之累
者豈獨嘉之賢
也哉今就其始
末觀之文景之
優劣亦因可見
凌約言曰史書
嘉因歃血而死

萬文帝常焚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
臣則富賢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
言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私教戒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
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
汝第往師古曰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
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
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
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一本無其字
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
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賢幸用
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
嘉自紕所言不用師古曰紕退也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服虔曰宮外垣
餘地也如淳曰塹音畏懦之懦也師古曰塹音如椽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
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
曰歸首師古曰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
乃外塹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如今之散官且又我使爲
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或者少其不足
千量云

隆抄自嘉死後
雖因嘉而波及
列侯而與嘉之
意自見

茅坤曰發烟波
議論點次嘉之
持正大體處

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史
 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
 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
 趙周。皆以列侯繼踵。躡躡廉謹。師古曰躡音持。整之
貌也。躡音初角反。
 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師古曰言名
為好律歷也。為漢名相而專遵
 用秦之顓頊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
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強人
 也。師古曰言其強
質如木石然。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
辱呂后吏。申屠
 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三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
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

魄無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
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

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

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
略也。音辭峻。

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齟。好荷禮。應劭曰握齟急促之
貌。師古曰荷與苛同。

苛細也。齟音初角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

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

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

黃震曰。史以酈
陸朱劉叔孫同
傳。朱建叔孫通
不足道也。食其
庶幾知擇君。婁
敬庶幾能自奮
然。豈費傳伍哉
隆按。食其傳本
史記文削刪之
又按。史記縣中
皆謂狂生。班掾
改自謂狂生。恐
於下文自謂我
非狂生。句不合

呂祖謙曰。騎士
微矣。而高祖親

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

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

介也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管音乃鈞

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

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

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使人召食

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

師古曰洗足也音先典反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

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

隆按不如史記且欲率諸侯破

秦也語有抑揚

豎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

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

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收散亂之

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

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食其言弟

隆按史記漢書皆以食其勸取敖倉及請說齊合為一事獨劉向新序分為二司馬溫公謂分為二者是

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榮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救趙及

梁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

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

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

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

令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此乃

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使師古曰不圖進

取是為自奪便利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

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師古曰

曰耒手耕曲木也音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

急復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師古曰敖庾即敖倉塞成臯

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之南也距飛狐

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則天下知

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

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

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

隆按據敖庾之粟五句此說詞主意王維楨曰食其欲據敖庾之粟即請下陳留之意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據田脩傳乃是田解

隆按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本上文天下知所歸矣句來開口便得肯祭又按天下歸漢句此段綱領

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書，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

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

而下。

師古曰：方併也。

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

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

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

為人刻

印，玩而不能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鍔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

師古曰：韓信傳作利，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

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師古曰：謂魏豹也。梁

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為北。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

隆按天之福句

書卷之三

部之三

四

禎

與上天所以資

漢相顧

又按上以知不

知為眼目此以

下不下為眼目

首尾相應作結

語

盧舜治曰酈生

就烹時猶有迂

濶大言真疎宕

不檢有志願成

自外於身世者

也天地間生此

一等人類太史

公筆力班氏刪

就章數語遂覺

酈生之狂索然

以無氣終爾

隆按了結酈商

案

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

杜太行之院。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

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

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

讀曰馮。馮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眾。迺夜度兵

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實已。迺烹

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

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數

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

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各有口辯。居左右。

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

河。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

見賈。服虔曰。魁音推。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

踞其形。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

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

秦失其正。師古曰。正。亦政也。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黃震曰。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群臣無有也。嗚呼。賈庶幾以道事君者歟。王慎中曰。開口即以親戚昆弟墳墓恐喝之。

隆按新造未集
以下數句一一
應前
廬葬治曰從親
戚墳墓說來情
義最切又越殺
王降漢五字利
害甚明以故易
動其聽
隆按起坐與上
寔踞相顧
王維楨曰下一
似字活落語

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強謂不柔服也。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

隆按拜尉佗為南越王，應起處而加一卒字于

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遽音其庶反。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它送也。師古曰：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

上蓋歸功生云

楊慎曰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何良俊曰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

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者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劉放曰數擊鮮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類見則不美故毋又溷女也

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王闔閭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稱趙氏師古曰據秦本紀鄭說是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

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師古曰有口謂辯士賈自度不能爭之廼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今雍州好時縣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作處為賓客率計一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笑食不久辱汝也師古曰鮮謂新殺

隆按賈度不能爭平患力不能爭惟二人同心故賈能揣平之念如此連用六念字當玩
盧舜治曰賈說南越它歸漢其肯峻見帝稱詩書其詞厲退而避諸呂分五男以臺裝其識遠而超進而交驩平勃其論忠而確大都自賈生之文而枯子房之智者漢之文

學稱隨陸有以天
沈津曰賈之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安諸呂其卓識宏議豈一時椎埋屠狗可企及哉劉勰所謂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者是已隆按平素以奇計名而交驩之計迺出於賈以故賈名聲籍甚茅坤曰非陳平無此大度非陸賈不能為陳平厚畫

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我。呂太牢與我解食。我不久任亂累汝也。溷音下。困反。
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常焚居深念。師古曰以國家不安故靜居獨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相戲。狎輕易其言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狠籍甚盛。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

陸按建傳仍史記文首尾只叙

漢書卷四十三

陸賈

五

為辟陽畫計一事

王維棹曰不肯見辟陽侯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處
茅坤曰平原君有使者風而不能擇所從惜哉

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

如淳曰遂者布臣也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漢既誅布聞建

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

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

太后師古曰欲與相知建不肯見及建母死

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貧服具師古曰音上得反陸賈素與建

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

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

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

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

金稅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稅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列侯賢

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師古曰帛曰賻久之人或

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

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

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閱籍

孺師古曰侯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斯則二人皆名為孺而姓各別今此云閱籍孺誤

所安加耳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

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

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

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

隆按史稱建廉直迺受稅金而陰見幸臣於燕直乎何有毋乃為葬毋德耶則墮陸生計矣
盧舜治曰梁孝王刺益事敗使鄒陽至長安因客說置長君辟陽侯下吏朱建求見閱籍孺欲解於惠帝兩事

一律要之皆戰國之餘習也特陽之所為差正於建隆按復追叙辟陽侯之囚一段明上文所云獄急不敢見君之故

王慎中曰建子死匈奴中惜失

富賢益倍矣於是閱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也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

其名

隆按敬傳仍史記文直叙四大事勸都關中建萬世之長策矣逆視吏情遷徙強宗亦其智也惟結和親約未免貽萬世耻耳又按輓輅下史記有衣其羊裘句為下文不敢易衣張本又按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句敬說綱領

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蘇林曰輓音東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

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師古曰郟邑名也即今武功故城是

其積德索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箠馬策也杖謂拄之也云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攜持也

去豳杖馬箠去居岐

陳仁子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被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為敬者蓋曰洛陽之都居中而合天下之執時則利於周之封建關

中之都居險而握天下之執時則利乎秦之郡縣陛下欲為秦之郡縣乎周之封建乎其必有擇于斯矣而迺但云云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者又得斯言以籍口敬得為至論也隆按比隆成康句與周室比隆句首尾噴應

籒音止 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韻曰二

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虞州芮今芮城縣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

以為此天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

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

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

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

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

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瘕而欲比隆成

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

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師古曰天府聚也萬物所聚陛下入關而都

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

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音

下郎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

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隆按小荀子云或問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可謂難矣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

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

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

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

國相擊此宜矜矜見所長今臣往往徒見羸齒老弱師古

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瘠瘠瘦也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

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

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也在雁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

以舌得官迺今矣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擊敬

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雁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

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

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

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皆引弓也音口弄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

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

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

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

凌約言曰既言不可以仁義說獨可以禮節風諭乎敬之背馳亦甚矣
司馬光曰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于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隆按此段叙徙大姓而備胡遷都兩事亦結案於此

隆按且實關中與上可益實相應

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念也。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

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

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

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鮮

少也。問遺謂餉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

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

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

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賢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斬反。高帝

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

此自慰。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

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

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也。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

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為寇者。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

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

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二國之王族。今陛下雖都關

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

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

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

王維楨曰獨不載敬所終何也

隆按史記小論中有希世二字足概通之生平故通篇極意模寫要不出此二字班氏此傳本史記文而稍刪之獨此二字尤不當去

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

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師古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學

徵待詔博士

師古曰於博士中待詔

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

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

臣瓚曰將謂為

逆亂也師古曰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

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鏢其兵視

天下弗復用

師古曰鏢銷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

人奉職四方輻輳

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音于豆反安有反

安有反

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

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

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

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

師古曰一襲上一襲上

下皆具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

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

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劓言諸

凌約言曰婁敬不易羊裘而通乃變服以媚上兩人優劣較然

隆按史記弟子下有竊罵二字方與下文迺喜相應

盧舜治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與前陸生逆取順守意相

似兩言而足可謂善於納言矣

陳直曰兩王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典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爾

隆按通言諸生鄙儒不知時變其素所蓄積然也故知陳勝反矣變而稱盜知帝憎儒服矣變而衣楚製知帝不好士矣變而進斬將塞旗者知帝苦朝儀之難也變而為綿

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通迺謂曰

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冒也諸生寧能鬪乎故先

言斬將塞旗之士師古曰塞拔取音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漢王已

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就

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安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

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

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

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

皆面諛親賢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

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

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應劭曰立

入關

叢知帝易太子
畏呂后矣變而
言后攻苦食啖
何可背知惠帝
不欲壞復道變
而與原廟于渭
北予故曰叔孫
通知時變而諫
者也亦史意也
又按吾能為此
與上度吾所能
行相應
王維楨曰五用
以次字三用以
下字陳列整然
雖未嘗至闕廷
者亦可以想見
其儀矣

劉放曰九賓字
謂讀如傳授之
擯九賓擯者九
人掌臚句傳也

劉放曰置法酒
謂朝畢以法置
酒也此文有兩
伏字上禮畢盡
伏謂朝禮也下
皆伏抑首謂置
酒上壽也故下
文結云竟朝罷
酒無敢謹謹失
禮者
馬端臨曰夫禮
豈專為尊者抑
臣哉叔系制禮
不過度帝所能

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
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蒨師古曰蒨
與蒨同並音于
悅反如說是
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

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弋二反會

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

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儀師古曰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儀敘其下儀

法先言儀師古曰未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

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餌

反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殿下郎中俠陛陸

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常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

今之馮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廬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引諸侯王以下至

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

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

知為皇帝之賢也拜通為奉常師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

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

為高帝觀之不
過曰今知皇帝
之貴而已豈知
其出于人心天
理之本然哉
隆按知當世務
一句一篇結案
且與上不知時
執句相應
又按叔孫通獨
諫立太子一節
有大臣體然說
者謂高帝已老
呂后彊甚通亦
度知意終不可
攘太子位爾不
然安知不反其
說以希世耶此
為知通之心者
茅坤曰叔孫通
此諫語所謂曲
終奏雅

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
賜諸生諸生廼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高
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
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
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
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
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

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
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

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師古曰又
重為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及間往師古曰非

間小數蹕煩民孟康曰妨作復道方築武庫南如淳

復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請空通奏事因請間隙之時不欲

對眾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眾廟已而復之應
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高祖之衣冠藏於宮中之寢三月出游之道正值今
之所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

何孟春曰生始諫帝是矣而終教之以遂過何也柳宗元桐葉辨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當十易不為病而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知複道之失而又為之辭是得為引君當道者耶劉放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有柱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

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

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

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櫻音於耕反願陛下出

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竝

隆按此五人者皆當時智辯之士而各以談類成功名以故合為一傳云

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

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

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舍枹

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故云一王之儀也枹音桴其字從木

遇其時也鄠

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鑊而無足曰鑊

陸賈位止大夫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病歸家不受憂

從容平勃之間師古曰謂和輯陳平附會將相以疆

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二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隆按此傳本史記原文獨增入薄將軍一書甚佳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

趙王不敢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

也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

日日謂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强

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海

隆按詳次厲王母事及次辟陽侯不強爭句總為下文臣毋不當坐趙時事一段立案

王維禎曰特大
葬母直定為薄
將軍與書張本

王廷陳曰既云
令呂后母之又
云常附呂后以
厲王之得免於
禍在此故重提
之不厭其檢
隆按驕蹇數不
奉法句一篇綱
領

麥約言曰三罪
皆辟陽事實然

厲王推殺本旨
在罪一其二三
不過並舉以甚
其罪耳

隆按不用漢法
本上數不奉法
來

茅坤曰此書所
載千年以來絕
調

師古曰悔
不理其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

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

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

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

自以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
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
蹇謂不

順。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

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師古曰
扛舉也

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

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
形體備五刑

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

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

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

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

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

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
重難也

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

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

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

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

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

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王國。

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

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

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

其間。

師古曰：與讀曰豫，謂不令吏干豫治其事。

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

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

散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

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散

古委字散。請曲也。

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

師古曰：屬委棄之也。

音之欲反。

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

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

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

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

師古曰：沐亦類字也。蒙官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從午，未之末。

赴矢石，野戰

攻城，身被創痍。

師古曰：痍音夷。

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

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

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

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

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

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

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

母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於高於兒耳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

刑不仁師古曰斷謂斬也賢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

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妄行行音下

更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

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師古曰賁音奔常出入危亡之路臣

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

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

帝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始皇母與嫪毐私通生二子事覺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

茅坤曰危言句句痛切

茅坤曰當時淮南有委罪臣下之言故昭書攙入此一段

侯以便國法也師古曰便音頻面反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居與大臣共誅諸呂

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

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

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

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

王所吏王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諸侯子為吏者御

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者中尉主客

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詎及以亡

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

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于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

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

業退為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也

規反音火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

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

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恐畏

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師古曰追念

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

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

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師古曰發矢喻速也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

隆按宜急改操以下始開以可生之路方是上令昭子書本旨茅坤曰又代為一書尤佳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

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越

匈奴事覺治之迺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

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

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

曰擬此也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

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瓚說是

也奉音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大夫但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

隆按史氏述丞相等奏詞正籍此以具載其不法之事又按奏中居處無度以下數事一一應前茅坤曰史記云所不當得欲以有為以也

茅坤曰史記發其兵下有開章之淮南見長一段似細

古曰既曰大夫但及土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士

言男子但等者總謂及人耳不妨但為大夫也

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與棘蒲侯太

守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

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

簡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奸嚴助傳字或有作簡者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為棺椁衣衾

葬之肥陵師古曰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誑也

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謾音慢又音莫連反此下亦同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

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木為之若柱形也及長身自賊殺無

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

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師古曰

為音于偽反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

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

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

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

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

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簡忌也吏請召

治忌長不遑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

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

茅坤曰史記更詳而曲

隆按上書殺人
官人名數示實
也此書群臣上
議名數示公也
又按其赦以上
史記又有朕不
忍致法于王句
模寫文帝友愛
至情恐不可削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
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
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名也師古曰邛行書之舍音尤遣其子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所生子之姬妾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
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屬之屬制曰食長給肉日五
斤師古曰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云美人材人則無子者亦令從之於是盡誅所
與謀者迺遷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衣車也音甯令縣次傳爰
益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

王維楨曰此驕
字應前驕驕驕
茅坤曰史記以
縣傳者不敢發
車封綴于令復
之司下不如漢
書綴于此為也
隆按獨斬丞相
御史以謝天下
即獨有斬錯之
故謀丞相何罪
謝天下何為益
之殘忍類如此
所以卒死于賊

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
困苦之令其自悔即追還也復音扶日反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
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
發車封孟康曰檻車有封也至雍師古曰雍扶風雍縣雍令發之以死聞
上悲哭謂爰益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益曰淮
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
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
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
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
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

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
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
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
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
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
共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師古曰瓚說是
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師古曰蘇反共工皆堯
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
淮南地邪廼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
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
不軌自使失國早天廼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
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

王廷陳曰淮南
相請將一事既
為漢又完淮南
可謂善用權矣

茅坤曰史記于
尾有淮南王如

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
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
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
之也屬音之欲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
聽王而為漢漢亦使由城侯將兵救淮南晉灼曰功
臣表蟲達
也師古曰晉說非也此蟲達
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
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
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
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
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
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

故五字自完且以起下

隆按此傳仍史記文惟首增招致賓客一段而篇中刪伍被事以被別有傳云又按篇中歷次賓客道士根招致賓客一句來又按高氏云淮南書篇中無所不有如與蒞列呂氏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復也蓋蘇飛亦尚華各以才智辨謀出苛馳馬所以其書駁然不一

又按班祿補招致賓客一段著安之才當矣而刪史記時時怨望二句則其謀逆似無因云王慎中曰淮南逆謀啓于武安上無太子一言茅坤曰大略淮南王之畔由賓客挑譎所致史記不能載而漢書補之可謂工矣

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白金白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

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

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

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造。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謂解說之若毛詩傳

且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

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

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

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

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

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

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

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

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

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了而口

漢書卷四十五 淮南書 九

辯 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詔長安。孟康曰詔音偵西

王使其女為偵於中也如淳曰詔音朽政反師古曰

調有所候伺也如音是矣偵者義與詔同然音則異

音丑 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 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

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金氏 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

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

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

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

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

被音皮

隆按篇中連用
欲字謀字猶與
未定未决字以
淮南王之反實
謀欲為之而未
發也漢廷議其
罪當伏誅以春
秋之將而受誅
耳觀篇末云使
天下明知臣子
之道毋敢復有

邪僻背畔之意
二句自見

茅坤曰史記惡
被下有于王二
字似難

義反巧者 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

善用劍也 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

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謀 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師古曰令後人 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廷尉

雜治 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 王王后計欲毋遷太子

師古曰王與 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

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 淮南相

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 劾不敬

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

茅坤曰驗王示
史記有王聞漢
使來即如太子
謀十字甚密而
應上文

連王

師古曰從讀曰蹤

王使人候司

師古曰入京師候司其事

漢公卿請

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

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

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

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師古曰即亦就也

王視漢中尉

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

師古曰自計度更無罪度音徒各反

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

師古曰雍讀曰雍格音閣謂被閣不行之

當棄

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

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

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

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

甚。諸使者道長安來。

師古曰道從也

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

言漢廷治有男。即怒。

師古曰漢廷治者朝廷皆治理也治音丈吏反

以為妄

言非也。

師古曰云治及有男皆妄言耳非真實也

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

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

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

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竝爭。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

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

隆按王曰上無太子一段與上王心以為上無太子一段相應始猶萌諸心至是見諸言矣

不害最長師古曰孽庶也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如淳曰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秩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太子

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

侯師古曰分國邑以封之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為太子而建父

不得為侯陰結交師古曰與外人交通為援欲害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

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

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

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

隆按所善壽春嚴正應上陰結交句

隆按伍被反覆詰辯班掾只用兩三言該之

下廷尉河南治且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

而構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

窮其根原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

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師古曰言反事不成王引

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

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

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鋒刃之銳利故云銳也乃令官奴入

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

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

而西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事大將軍為得罪之狀而去也西謂如京師也

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謂王發兵反而說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欲發國

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盜卒

之掌逐捕賊盜者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之書也解在高紀呼言

曰南越兵入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

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遷廷

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

凌約言曰淮南王心事篇中模寫殆盡

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

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出也解者解說也若今言分疏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

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

師古曰邊出去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

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

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也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

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伍被自詣吏具

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

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

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
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
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
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
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
姓。師古曰：營，謂回繞之。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
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
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
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以上。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

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重罪，自從。削爵

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

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

子之道，毋敢復有邪辟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

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

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

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

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

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

隆按衡山王傳
仍史記文
又按詳次衡山
王子女為後相
殘殺張本

為所并。元光六年。入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

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師古曰。榜。擊也。擊

罪也。榜。音彭。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王使人

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師古曰。內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又

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

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今以王之

惡。天子皆為置。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

兩人相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師古曰。惡。謂徐

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獎勵也。后来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

隆按。衡山逆謀之。敗起于廢太子。而太子所以廢。則由徐來讒之于王。以故。次徐來與太子兩相構怨。始末極詳。

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

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

女弟無采。嫁棄歸。師古曰。為夫所棄而歸也。與客姦。太子數以數

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

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但以事計。須撫之。與

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

傷后。假母者。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

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

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

知王決廢太子。又欲拜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

王維楨曰徐來
欲以已子代太
子後竟不明所
以不代故何也

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子廣代
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師古曰已止也數
見讒譖無休止
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
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
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
姦。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
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
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
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
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
讀曰獎王迺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隆按衡山王非
敢效至望如是
一段復推衡山
王隱情與上聞
淮南王作為畔
逆一段相應

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
壯士如周丘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
時請得漢節下下邳者數稱引吳楚
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
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
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
迺昆弟語。師古曰為相
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其
契約為反
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
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
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
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吏捕贏。以淮南事繫。師古曰
漢有司

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

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

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

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

子使白贏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

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遷

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王具以情實對。吏皆

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遷宗正大行

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隆按孝坐與王一段罪案一一

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已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

應上文

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

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

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子寬嗣。十二年

寬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

又祠祭祀。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

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闕宮也。荆楚也。舒。羣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

俗強獷。好為寇亂。常須以兵膺當而懲艾也。信哉

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

隆按續仍史記文

隆按濟北傳班氏所撰

隆按夫荆楚句
應贊首詩詞自
古記之者指詩
而言也

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剽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剽與專

同音之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

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

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四



